



MY SUN MY DREAM
SEVEN TIMES TOGATHER IN SPRING

我的太阳 我的梦

中国教育电视台编 |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中国教育电视台编

MY SUN MY DREAM

SEVEN TIMES TOGATHER IN SPRING

我的太阳
我的

梦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太阳 我的梦/中国教育电视台编.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81127-252-9

I . 我… II . 中… III . 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 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42902号

我的太阳 我的梦

主 编 中国教育电视台

责任编辑 愚 言

责任印制 曹 辉

封面制作 郝梦丽

出版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65450532或65450528 传真:(010) 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嘉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mm 1/8

印 张 21.5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7-252-9 K · 252 定 价 188.00元(附光盘肆张)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MY SUN MY DREAM

——我的太阳 我的梦——

SEVEN TIMES TOGATHER IN SPRING

《我的太阳 我的梦》策划人语	1
《春天里的七次聚会》策划人语	3
春天里的第一次聚会	
我的梦 · 春天里的执著	
人物一 王晓鹰	8
人物二 涂光晋	14
人物三 周孝正	22
春天里的第二次聚会	
我的梦 · 春天里的旋律	
人物一 王蓉蓉	30
人物二 陈小奇	38
人物三 叶小纲	46
春天里的第三次聚会	
我的梦 · 春天里的诺言	
人物一 包为民	54
人物二 王辉耀	60
人物三 冯印谱	66
春天里的第四次聚会	
我的梦 · 春天里的温暖	
人物一 周文彰	74
人物二 马国力	82
人物三 王川平	88
春天里的第五次聚会	
我的梦 · 春天里的耕耘	
人物一 黄 鸣	96
人物二 孟 旭	102
人物三 马鼎盛	110
春天里的第六次聚会	
我的梦 · 春天里的色彩	
人物一 孙来燕	118
人物二 罗中立	124
人物三 康建中	132
春天里的第七次聚会	
我的梦 · 春天里的传奇	
人物一 陈 宏	140
人物二 张铁林	146
人物三 孟晓苏	154
跋	162

目录

《我的太阳 我的梦》策划人语

DREAMS 21人畅谈30年梦想 OVER 30 YEARS

2007年是恢复高考30周年。为纪念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了特别节目《我的太阳 我的梦》，记录21位七七、七八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30年的传奇经历。他们通过学习改变命运，改变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命运，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他们通过实践实现理想，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使理性化、高素质及人文色彩在现代社会充分体现。

该片将寻找人物命运感人的切入点，从“梦”起笔，通过上大学实现人生命运转变的梦想，通过记录大学毕业后为实现自己理想不屈不挠奋斗以及人生角色的不断变化，但是朝着自己理想的梦一直勇往直前的经历，通过他们曲折、传奇的人生经历，充分展现人物的人格魅力与性格，体现他们的奋斗对国家发展进程的深刻影响。

30年的灵魂是要有一代人的概念——不是按照出生年月分界的一代人，而是有知识与无知识可能同时出现的一代人；另外还有时代的概念——这21个人的群像是历史的画卷，始终保持着与时代同步。

本系列节目的创作，以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届大学生为拍摄对象，以真挚的情感抒发了对邓小平同志坚持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出恢复高考制度决策的无限感激之情；歌颂了邓小平同志为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教育科技文化事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表达了中华儿女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领导下，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和谐社会为目标，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功立业的英雄情怀；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浓厚氛围，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奏响“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宏大乐章。

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建设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保障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完善高等教育和高中阶段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鼓励社会捐资助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恢复高考，对当时的一千多万中国青年是一次公平机遇。30年后，努力建设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的中国，为保障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正在把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倾斜，公平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

我们以节目来关注社会的理性、人文性、和谐性。

1977年和1978年，对于中国的那个六十多万人的群体来说，是永远难忘的。从那时起，高考在中国中断十年以后得以恢复。一千多万在迷茫中看到希望的人，从工厂、农村涌入了考场。他们的年龄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已经是几个孩子的父亲或母亲。

通过那两场世界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考试，有六十多万人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而六十多万份通知书的背后，是六十多万个催人泪下的故事。从那时起，他们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将近30年过去了，如今，那六十多万人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成为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中坚力量。他们中不少人继续学习钻研，甚至负笈海外，成为国内外著名学者；许多人成为出版社、杂志、电台、电视台的记者、编辑；有些人成为作家、画家、作曲家、导演。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志向、立场、观点、知识、情趣铸造了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活。

当然，这一代人中也有人成为了政界明星、商界大腕。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已经显现出了对社会的广泛影响力。

“我的梦”包含他们考上大学改变人生命运的“梦”，还包括走入社会实现理想的“梦”。对于这样的“梦”，他们将如何以自身经历来解读？

这一代人有着共同的经历：先上了社会大学，又上文化大学，再以精英的身份回到社会。

他们是“社会大学”的成功者。学习意志及决心来自于对生活的实践，而由于这些实践，决定了他们必须再次进入学校进行学习，否则他们的命运将会淹没在时代的洪流中。

他们又是“文化大学”新时代的开启者。十年的耽搁对他们磨炼坚忍不拔的性格和自强不息的信心大有帮助，当命运再次垂青他们，高考让他们重新得到获取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时，他们都格外珍惜，并且把积聚的巨大能量尽情地释放出来。七七级大学生都有一个“77情结”，那就是喝水不忘掘井人、成才不忘邓小平；那就是立志报国、从我做起；那就是振兴中华、匹夫有责。

他们是“社会精英”身份的初始者。1982年春季和夏季，几十万大学生完成学业，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他们毕业离开学校后，又融入社会中，为培育他们的国家贡献力量，这又是新的实践过程。实践、学习、再实践、再学习……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从青年走向中年、老年，他们的经历，对共和国一代又一代青年的成长有着特殊的意义，也是我们所关注的。

1977—2007：30年的人生轨迹也是中国30年的轨迹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七七、七八级大学生是当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政策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现在年龄跨度在50岁左右，套用一个时髦词，他们都算是“成功人士”，他们是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幸运儿。

30年献礼，一个时代的记忆

自身境遇大起大落的变化，思想解放的潮流，国门大开的惊奇与迷惑，这一切构成了这一代人的思想底色和精神气质。

他们是谁

他们曾经历过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环境，

他们是“一生而立两世”的一代，

他们是六十多万幸运者的代表，

他们的传奇经历，是一笔无形的精神财富。

WHO ARE THEY

七七、七八级大学生对“文革”有切肤之痛，能认清左倾政策和思想的危害，由衷地支持改革开放，这是首批大学生的思想主流。他们思想之开放，探索精神之强烈，大大超出了以往的大学生。他们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又给时代留下自己的印记。

“21人畅谈30年梦想”不能回避这样的主题：人生的路很长，关键的时候只有几步，也许正是这几步决定了人生命运质的飞跃。抓住这关键的几步，通过人物的行为事件表现一个鲜活的人，然后再通过行为上升到性格，最后再升华到个人的人格魅力。

《春天里的七次聚会》策划人语

春天里的七次聚会

——恢复高考30周年纪念

SEVEN TIMES TOGATHER IN SPRING

他们是67.6万人的代表。

他们是七七、七八级大学生。

《八二届毕业生》一书这样写道：他们是“一生而立两世”的一代，经历过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环境。一世是迷乱与缺失，曾以青春挥舞着一面信仰的大旗奔跑，最终却发现，另有一只挥旗的手是愚昧和轻信。好在磨难给他们阅历、求知的欲望和能力。当历史的机遇到来时，他们注定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没有能力选择历史，却被历史选择，做一代人骨中的钙、汗中的盐，没有后退的理由。他们不认识命运，却为它日夜工作。

大型演播室主题系列节目《春天里的七次聚会》，就是从2007年春天的七次聚会，去记录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入学的中国高校七七、七八级大学生，回顾他们所走过的路。

七七、七八级大学生的诞生，是一段历史的结束，同时又是一个崭新时代的起步。实现本节的创作主旨，要明确以下几个概念：

第一，八二届人

“八二届人”，就是指恢复高考之后相继于1978年春秋两季入学，分别于1982年春夏毕业的七七、七八级大学生。这批大学毕业生中的大部分是当年的“老三届”。

“八二届人”，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他们是绝处逢生的苦命儿，是坎坷人生路上的幸运儿，是一群与众不同的知识群体。在这次高考中，他们经历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险途危径。这一场万马奔腾般的厮杀，各个年龄段的人，从十七八岁的应届生到三十出头胡子拉碴拖儿带女的兵团战士，为了重新安排命运，进行了一场破釜沉舟般的背水之战。

第二，1977年，中国高等教育的“破冰”之年

十年“文革”后，复出工作的邓小平主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顶着重压进行教育改革，努力恢复高校招生制度。1977年8月，邓小平提议召开并主持了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这个座谈会一共开了三天，座谈会请来了包括周培源、苏步青在内的四十多位教育界人士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邓小平在听了各位专家教授的发言后，当即表态，同意恢复高考制度。8月13日至9月25日，这一年的第二次高等学校招生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时间最长的一次招生会，会期45天。一年开两次招生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的。9月25日会议结束，10月12日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1977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决策下，关闭10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这也是恢复高考以来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考试，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迄今为止，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七七、七八两级共录取67.5万人。这一创举调动了亿万青少年学习知识的积极性，广大教师也精神振奋，整个教育界的风气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恢复高考制度，是邓小平同志坚持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大决策，是1978年思想解放的前奏。

第三，七七、七八级，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

他们经历过在农村、工厂、矿山、部队等社会大熔炉的磨炼，然后跨进大学的门槛。他们作为“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最早考入大学的学生，当年从几百万参加高考的考生中脱颖而出，无疑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那个充满理想，深刻感受国运、家运与个人命运真实地融为一体年代，在那个同学年龄从16岁到40岁参差不齐的群体中，充满了一种执著的求学氛围。这是惜时如金、老少同窗、承前启后的一代。正是这一代大学生，提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振兴中华”的口号。

30年弹指间，七七、七八级的不少同学已经在祖国各地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和中流砥柱。他们活跃在行政、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以及教育科技文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七七、七八级大学生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接受正统大学教育的第一代人，他们是1984年在天安门广场举着“小平您好”的条幅参加国庆游行，对“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寄以无限期望的一代。如今，他们的年龄在50岁左右，已经步入了中国的权力交替周期。其中的杰出者包括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北京大学七八级）、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源潮（复旦大学七八级）、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北京大学七七级）、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七八级）、甘肃省委书记陆浩（兰州大学七八级）、陕西省省长袁纯清（北京大学七七级）。

第四，七七、七八级：中国现代化征途中一种精神的代名词

七七、七八级的大学生，他们是经历了十年“文革”的伤痛的一代，又是恢复高考后迈进大学校门的幸运的一代。十年的耽搁对他们磨炼坚忍不拔的性格和自强不息的信心大有帮助，当命运再次垂青他们，高考让他们重新得到获取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时，他们都格外珍惜，并且把积聚的巨大能量尽情地释放出来。他们心中都有一个情结，那就是喝水不忘掘井人、成才不忘邓小平；那就是立志报国、从我做起；那就是振兴中华、匹夫有责。

第五，永远的七七、七八级大学生，永远的邓小平，永远的命运交响

作为七七、七八级的每一分子，每当回想起自己的人生际遇，对邓小平同志的感恩、拥戴和怀念之情便油然而生。因为是他老人家作出恢复高考的决策，改变了一代人的人生命运；是他为人民带来了富裕、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恢复高考以来的30年，伴随着“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优先发展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重要论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春天里的七次聚会

——恢复高考30周年纪念

SEVEN TIMES TOGATHER IN SPRING

本系列节目的创作，就是以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届大学生为演播室嘉宾，以真挚的情感，抒发对邓小平同志坚持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出恢复高考制度决策的无限感激之情，歌颂邓小平同志为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教育科技文化事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表达中华儿女在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功立业的英雄情怀；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浓厚氛围，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奏响“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宏大乐章。

第六，时空跨越30年的一次对接

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

建设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保障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完善高等教育和高中阶段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鼓励社会捐资助学。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恢复高考，对当时的一千多万中国青年，是一次公平机遇：30年后，努力建设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的中国，为保障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正在把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倾斜，公平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



春天里的第一次聚会

**THE FIRST TIME TOGATHER
IN SPRING**

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改变人生。1977年，恢复高考揭开了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新的一页。2007年，一群手持教鞭的人民教师，为我们指点30年的时光通道。

我的梦·春天里的执著

MY SUN MY DREAM

SEVEN TIMES TOGATHER
IN SPRING

人物一：王晓鹰

合肥工学院七八级机械制造系

中央戏剧学院七九级导演系

中国国家话剧院副院长

人物二：涂光晋

北京大学七七级中文系新闻专业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人物三：周孝正

北京师范学院七七级物理系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人物一：

王晓鹰

WANG XIAOYING

合肥工学院七八级机械制造系
中央戏剧学院七九级导演系
中国国家话剧院副院长



话剧梦想 戏剧人生

MY SUN MY DREAM

SEVEN TIMES TOGATHER
IN SPRING

出生于梨园世家的王晓鹰，小时候经常流连于父亲剧团的排练场和后台化妆间。当他偶然发现舞台上的英雄竟然是自己的父亲时，这种奇妙的变化使他觉得舞台艺术是那么神奇。

1975年，18岁的王晓鹰高中毕业后进入了皖南池州地区文工团。文工团是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地方，这就要求每个演员“一专多能”，吹拉弹唱样样要学，这给了王晓鹰尽情操练、彰显个性的机会。刻苦训练的王晓鹰期待着有一天整个大幕能为自己拉开。

有一天，王晓鹰正在修理收音机，收音机里突然传出恢复高考的消息。王晓鹰兴奋不已，能走进大学是那一代年轻人最大的梦想，他立刻决定报考。远在合肥的父母也很快给他写信，催促他报考大学。

王晓鹰：从小那个大学梦好像离自己很远，然后忽然说能够考试上大学了，确实非常地意外，而且我觉得我肯定能考上。

1977年冬天，中国举行了全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王晓鹰也融入了这股滚滚人流。王晓鹰没想到的是自己第一次登上了人生选择的舞台，并亲手给自己的戏剧人生拉开了帷幕。

王晓鹰：那个时候的高考好像给人的那种精神压力，不像现在的高考给人的精神压力那么大。你现在有这样的机会，去通过考试，然后去争取你可能有的那种生活的变化，或者是去实现你自己的生活理想，那它更多的是一种兴奋的状态，甚至是一种亢奋的状态。

1977年高考，王晓鹰达到了录取分数线，体检时却因为兴奋过度，造成血压不稳被刷了下来。1978年7月，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次考试紧接着开始了。由于当年没有戏剧专业院校招生，而又一心只想考上大学的王晓鹰，出于自己的爱好，报了很多和无线电有关的专业。

新时期的文艺舞台是以话剧报春的。《于无声处》、《报春花》、《丹心谱》等对拨乱反正、人性复苏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雷雨》、《茶馆》等许多经典名作再次出现在话剧舞台上。

高考完的王晓鹰回到剧团，开始排练话剧《雷雨》，他饰演周冲这个角色。王晓鹰一下子被曹禺先生的这部名剧征服了，同时也被戏剧创作的魅力征服了，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创作快感与冲动。

《雷雨》讲述的是一个闷热的夏天发生的故事。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剧团的时候，王晓鹰正深深地沉浸在这种创作气氛中。

接到的通知书是合肥工学院机械制造系，这是多少青年梦寐以求的一纸文书。但真的要离开自己喜爱的戏剧舞台时，王晓鹰却像自己饰演的周冲那样，一种闷热的感觉扑面而来，让他充满了困扰。

王晓鹰：因为当时拿到这个录取通知书以后，要学的专业不是自己想报的专业，总是心里面觉得有些失落。排《雷雨》时那种状态又深深地让我体会（到）进行戏剧创作时的愉快。我从小就受家里面的影响，然后在剧团里面工作的时候，又认认真真地把戏剧作为一个自己的事业去做，慢慢这种矛盾的心情就越来越强，越来越出现了要选择这样的念头。

王晓鹰的父母知道后激动不已，他们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当听到王晓鹰的想法时，他们也很难下决心，毕竟儿子能回到自己身边上学是一件非常难得的好事。

王晓鹰：后来渐渐地我开始明确一件事儿，心里面开始明确一件事儿，就是还是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个人生道路在这儿做选择的时候，我的艰难在于去学机械的那个录取通知书摆在我面前，我要走现在就能走得了。那我要去选择戏剧呢，那我得要再去复习一年，明年再去考。明年能不能考得上呢？我又不知道。这个选择是非常冒险，甚至是带有赌博性质的。后来，我选择了我要赌一下，而且那时候很明晰地跟自己说了那样的话，就是“你如果走不出去的话，你不要抱怨，是你自己选择的”。



王晓鹰最终选择了戏剧，他决定不但追求自己的戏剧梦想，也要追求自己的大学梦想。一个人要真的说服自己，就要建立非常强的信心。王晓鹰告诉自己：你一定要出去。但是谁能保证就一定能走出去呢？

1979年，中央戏剧学院恢复招生，王晓鹰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天遂人愿，王晓鹰的这次“冒险”成功了，他考取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

王晓鹰：当时我们学校里面有那个玩笑话嘛，说已经夜里两三点了，还在教学楼里一副想不开的样子，在那儿晃来晃去的肯定是导演系七九班的学生，在那儿想小品呢。

白栻本（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晓鹰大概是在第一年的时候遇到过一点磕绊，特别是他那个心态上，你想他是那个曾经考上大学的，在剧团很聪明、很机灵的一个佼佼者。突然间，来了很多他的师兄师姐，各方面程度呢，他忽然一下子心里有种失落。

王晓鹰：大学第一学期的时候，我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几乎学不下去，我可能要退学。甚至在那种抑郁的状态下，我想过要寻短见。

白栻本（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就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只有他，全班只有他一个没有完成，这很有意思，这（对于）搞艺术（的来说）很有意思。他当时就在我左边的这幢楼上躺了估计有一个星期，他不下床，也不吃饭，然后都是我们去买点儿饭给他吃。

白栻本（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我觉得他最大的好处，一个是思考，第二个就是他有一种对戏剧事业对导演这个专业，他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

白栻本（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那么大概过了将近四五天、一个星期的时候，在老师和同学们不断地帮助下，他突然一下子开窍了。

王晓鹰：我还是迈过了那个坎。这件事告诉我，其实你所有的事情就是需要你咬着牙，有的时候甚至需要硬着头皮一步一步走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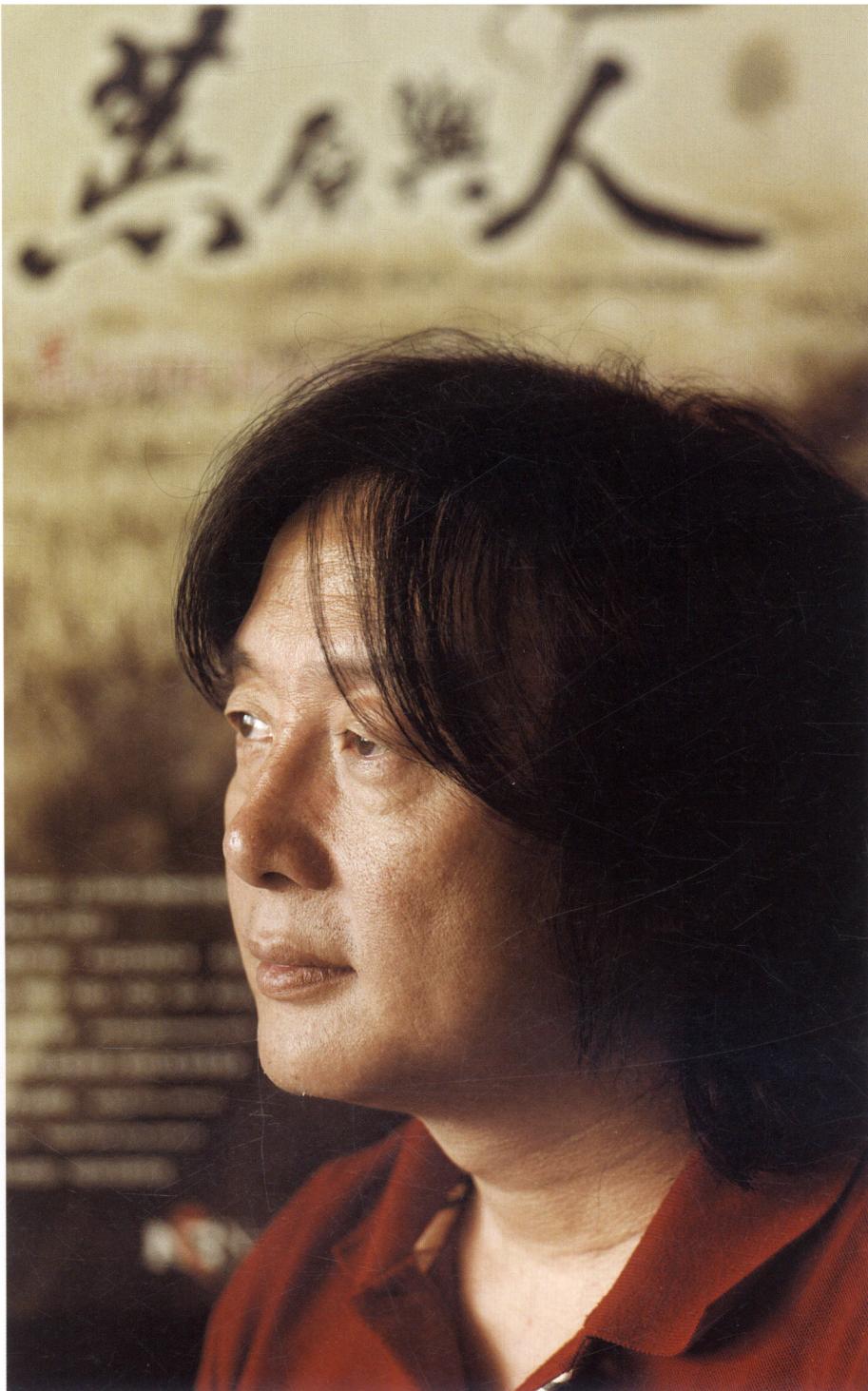
中央戏剧学院七九级导演系是“文革”后恢复招生的第一批学生，中戏七九级的同学也在中国戏剧界被称为“文革”后的“黄金一代”。

毕业时，王晓鹰被分配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担任导演。在陈颙等著名艺术家的培养呵护下，他很快脱颖而出。

1985年，王晓鹰的作品《魔方》公演了。它用九个没有关联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知识青年对社会、对人生的思索。《魔方》充满了挑战意味，其锋芒直指长期以来对“戏”的理解。九段没有任何联系的情节，也没有贯穿的人物命运，其艺术风格也是一段一个样儿，甚至一段几个样儿。它还能称之为“戏”吗？《魔方》一连公演了八十多场，并且场场爆满。它被称为那个时代的“先锋”之作，也成为王晓鹰的成名作。

它与其他一些剧目共同引发了话剧探索的大潮。王晓鹰也被看做当时“中国最前卫的话剧导演”。他在导演阐述中写到：也许《魔方》的生命力恰恰在于“无法无天”，也许它作为一出“戏”的存在价值恰恰在于对戏剧规范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挑战。从此，舞台的戏剧大幕给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导演拉开了。

王晓鹰：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国外新的戏剧流派，各种演剧方法的东西都已经可以接触得到，我们有很强的那种愿望。当我们毕业了以后，我们进行戏剧创作的时候，我们会用新的创作、实验精神的创作去改变中国戏剧危机的现状。很多年轻人走出校门之前，都有这种踌躇满志，那种我们出来会改变社会的这样的一种豪情。



《魔方》的成功，让他一度醉心于实验和前卫的戏剧。到了1987年，王晓鹰陷入了一种困惑，那就是下一步该怎么走。

1988年，王晓鹰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去了德国。虽然只有三个月时间，王晓鹰在德国几家著名的主流剧院整整看了100部戏。这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回国后，王晓鹰相继导演了《浴血美人》、《保尔·柯察金》等多部中外剧作，走上了主流戏剧创作之路。

1991年，王晓鹰带职回到中央戏剧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在徐晓钟教授的指导下于1995年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我国第一个导演专业博士。

王晓鹰的博士论文《戏剧演出中的假定性》目前仍然是我国唯一一篇系统讨论假定性问题的戏剧论著。此后，在不断的艺术实践中，他先后发表论文四十多万字，不但确立了自己的导演风格，也被观众称为“学者导演”。

《雷雨》是王晓鹰博士学位的毕业作品。这距离王晓鹰第一次演《雷雨》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但这次创作却在当时掀起了波澜。



王晓鹰：但是我一直觉得《雷雨》，那个戏应该不是一个简单的现实主义层面的戏，更不是一个简单讲社会矛盾的戏。我觉得那里面含着很深的诗意，表达了人非常丰富的，特别复杂的，甚至是特别隐秘的人物的那些情感。

童道明（戏剧评论家）：晓鹰（导演的）那个《雷雨》，他就是第一次用非常剧烈的一种办法，就是把鲁大海这个人物去掉，不用这个视角来解释《雷雨》。

徐晓钟（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曹禺同志先是一愣，后来想了一下以后，很开朗地说：“你要把鲁大海去掉，好！我赞同！”

王晓鹰执导的《雷雨》，没有以传统方式去诠释剧作的社会性，而是更关注人与人之间复杂、深刻的情感，并且做了很多戏剧的诗意化处理。曹禺先生看过后非常赞赏。

2001年，在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国家话剧院。国家话剧院“追求经典”的建院方针给王晓鹰铺建了一个更大的发展平台。2002年，王晓鹰开始担任国家话剧院副院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并当选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当绞索高高地悬吊在你的头顶，要你在诚实与撒谎之间做生死攸关的选择，你将会如何？”这是话剧《萨勒姆的女巫》向观众提出的问题。进入新世纪后，王晓鹰倾心于“灵魂拷问”式的剧目。通过反思人类的弱点，来呼唤社会责任感。王晓鹰连续导演了《死亡与少女》、《萨勒姆的女巫》和《哥本哈根》等名剧，让观众看到了王晓鹰对戏剧的沉思。他虽然已经远离戏剧探索，但并没有停下自己戏剧探索的脚步。他已经由追求形式上的变化，转向追求剧目思想和内涵对观众的传递。

2007年是中国话剧百年庆典，王晓鹰有六部戏在北京上演向百年致敬。他和戏剧舞台犹如风和微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分割。在他眼里，舞台是有生命的，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大学把王晓鹰送进了戏剧殿堂，而给观众更多、更好的经典作品是他一生追求的梦想。